

成長

田小康 中五禮

滴滴答答，我靜靜地坐在椅子上，正如那瓶子一般靜靜地立在桌子上，我望着父親在牆上掛的「嚴以律己」的橫幅，聽着幽綠色的茶水一點一滴地滴落在瓶子裏，淡淡的陽光流過，暗啞的，靜謐的，照映得那本透徹的瓶子變得模糊不清，我看着，眼裏是極目的空寂。

——我有多少日都如此麻木空虛了，又有多少個這一代孩子的生命都如我這般死寂了？

是啊！銅壺滴漏滴滴答答地響着，一滴一滴的水填滿又帶走了孩子們的時光。在童年的回憶裏，總有一把聲音充斥着我——「錯了，又錯了，再來一次。」母親嚴肅的身影挺立在鋼琴旁，叫我重新演奏一遍。我僵硬的指尖一次又一次地落在了黑白的琴鍵上，憂懼的面龐小心翼翼地望着琴譜。直到那枯燥無味的時間悄然溜走，直到那刻板的琴聲順暢優雅地迴盪在琴房裏，直到那小男孩興高采烈地抬起頭，那母親才會說：「明天繼續。」窗外的風日復一日地吹着，架上的琴譜一頁又一頁地翻過，那幽綠的茶水一點一滴地落入瓶子裏、童年的時光裏——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

是啊！又有多少孩子都有如我這般的成長——或許是日復一日地坐在充滿着墨臭味的書房裏，望着「克己復禮」、「三省吾身」的書法橫幅，死板又死氣地在白紙上落下一筆又一筆的黑墨；或許是日復一日地望着那慘淡的霞輝從窗外進入，巴巴地聽着外頭小孩們嬉笑打鬧的聲音，緘默地翻閱着手上乏味無趣的講義書本。

嘩嘩啦啦，瓶子中的茶水被倒去，滴滴答答，一點一滴的紅酒慢慢地滴落了少男少女們的瓶中。「物理學上，光是一種粒子……」青春就是老師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，拿着苦澀的知識叫我們咽下。長大了，悠揚的琴聲就戛然而止了，沈悶的陽光流過，鼓起了燥熱的風，帶着那落花流水的飛逝，吹得書本刷刷作響——不喜歡的，喜歡的，一併隨風吹入我們的腦海裏。

滴滴答答，我突然回過神來，看着眼前的瓶子從那黛綠變成了深紅，敢問天下父母、師長，這就是成長嗎？我不禁笑出聲，卻笑得鼻子發酸。我想，這瓶子的價值和用途居然因為

瓶子裏的液體而變化——它可以是茶杯，也可以是酒杯。還是孩童時，孩子們成長的價值，就是在瓶子裏填滿琴棋書畫的技巧，填滿仁義禮德的教養，只為在起跑點上領先一步；當是少年時，孩子們成長的價值，就是在瓶子裏填滿知識，填滿應試的技巧，只為贏得一張優異的文憑。而這一切只不過是他人的價值，是世俗那善變的價值嗎？當他人去掉了，孩子們還剩下什麼價值？當茶水、紅酒一併倒出後，瓶子又是什麼？還是那茶杯嗎？還是酒杯嗎？

對啊！孩子絕不是那等待着被填滿的瓶子，那裏沒有成長的真諦，沒有自發的價值，也沒有雋永的精神。那只是為承載世俗匱乏與麻木價值的容器，那只是為讓孩子們流失自我價值與意識的器皿。

我倏地倒出瓶中那混濁的液體，用水淘洗乾淨，瓶子恢復了本有的透徹。明亮的月光與星輝映在瓶身上，我深深地望着那些透亮的空瓶，有的竟然在裏面燃燒着月亮皎白的火光，有的燃燒着流星幽藍的火焰，有的燃燒着那星星般炙熱的紅焰。滴滴答答的水聲消失了，換來的透亮竟是無限的可能，無限燃燒的火焰。

——我想只是因為裏面填滿的不再是隨世俗變幻的價值，而是孩子們生命裏熊熊灼燒的火焰。

我忽然遙想到了久遠的法國裏，畫家米勒的成長，是尋覓到了個體生命的價值——是從那隻會在瓶子中填滿畫裸體畫，為金錢苟活的價值，再到驚鴻鄉村的田野，為自己生命所熱愛的風景而作畫，在那瓶子裏灼燒起鮮活的火光的價值。所以，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是從自身發揚的，或會是一場如米勒與美麗田野的邂逅，或是每一位少年在兒時，在青春心田裏種下的夢想，好似想當一位俯瞰星空的宇航員，好似想當新一代的魯迅。

只有這樣，米勒才不是在那世俗的泥濘中泅游的生命，而是創作出流傳百世的畫作《播種者》的畫家，而是一位找尋到生命價值的人；只有這樣，孩子在未來，不是那隻會迷茫地追趕着人們口中的成功，成為喪失了理想、生命價值的人，而是一個會發揚自身的意義的人——那是雋永的意義，是不為瓶子液體的變化而變化的意義，是個體生命裏獨特的意義。

我说不盡這意義是什麼，但此刻，我仰望着浩渺璀璨的星夜，我想我好像是想當一名生

物學家，我想發光發熱，研發出治癒癌症的藥物澤被後世，研發出對抗超級細菌的抗生素。

我想那瓶子裏填滿的不是世俗的期望，而是我此刻那熱切的、火熱的夢想與價值。

孩子們！我們或許都該在滾滾塵世裏放空自己，許是坐在公園的椅子上吹着晚風，許是在每個放學的傍晚看看夕陽——倒出那瓶子中的液體，想想此刻自己會是什麼容器，會是燃燒着怎樣絢爛的火焰，會是仰望着怎樣璀璨的星空，怎麼光芒的未來。